

琴台 彥火

沒有斷層的陳映真

香港讀者對陳映真應不會太感陌生。他的作品，很早便建立起獨特新異的風格，是其他中國作家、特別是台灣作家所闕如的。

陳映真雖然在台灣成長、受教育，但是他並沒有像其他台灣作家一樣，全然從西方文化得到滋養——所謂橫的移植。

他在求學的時代，偷偷地大量閱讀三十年代新文學作家的作品，從縱的方面承繼了傳統。所以，他的作品既是現代的，又是傳統的。

除此之外，他還汲收了日語和西語的特殊文體。

陳映真在一次訪談中，向我表示，他在很年輕的時候，讀西洋文學，也讀三十年代的文學。

他認為：這很重要，那時候我就知道，真正的文學應該是怎樣的文學，應該有思想，有內容，因此，我跟同時代的作家不一樣的，就是，其他的朋友，有歷史斷層——台灣的文學教育是歷史的斷層，因為政治上的因素，台灣禁止三十四年中國的文學，這是一段空白。

陳映真指出：「台灣的文學青年，沒法從三十四年作品到五四的文學接上頭，更談不到影響了。」

原因是他們的文學素養是完全從西方的影響而來的，「因為他們接受了當時很流行的現代主義、前衛主義、學院主義的東西，這些人差不多成為台灣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

的現代派的生力軍。」他進一步表示：「我因為讀過三十年代的中學新文學，雖然也讀過不少西方的東西，有人說我早期受現代派技巧上的影響，但批評現代詩在台灣我是最早的。」

陳映真還從日語、英語，文學作品，開拓他的視野。他自稱，通過對中外讀物廣泛涉獵，對他的創作基本有三個方面的影響——

第一個是三十年代文學語言對我的影響，如「伊」等，在我早期的作品就有出現；第二個，還有日語來的影響，日語有它特殊的構造，所以我的句子很特別；第三個是英文的影響。這三個影響使得我和同時代的人不一樣。

他談到相對其他作家，是不一樣的。「不是我有才華，而是我的背景不一樣，認識方面的背景和閱讀的背景和別人不一樣。」

所有這些縱橫交錯的糅合、衍化，構成陳映真纖致的感性和憂患的知性的併合體的文風，具有一種迷人的魅力。

接觸陳映真的作品，是七十年代，當時是從劉紹銘教授編的《陳映真選集》讀到的。

陳映真的成名作《將軍族》，使我感到極大的震撼，自此後，對陳映真的作品均不放過閱讀機會。

陳映真早期的作品風格，套劉紹銘的話是剛巧與白先勇相反：「唯其下筆時熱情擁抱多於冷酷分析……」

(《我與陳映真》之四)

天言 楊天命

風水廠房你點睇？

最近我收到了看風水的邀請，到東埔寨為即將開工廠的客人選取「風水寶地」，天命不吝先分享候選工廠的現狀，讓閣下一起「幫幫眼」。

最終候選的心水福地有兩個。第一個在小城鎮中，車水馬龍，人來人往，曾經也開過工廠。這個地方的門口、座向等等都不錯，在風水方面沒有大問題。但是缺點就是設施比較簡陋，看起來不算很新。

第二個是新的工廠開發區，雖然也是二手廠房，但面積很大，設施相對完善、嶄新。這個廠房開在路的盡頭，旁邊有個大水池。由於此地看起來開發不久，所以人氣並不旺。

如果是閣下，會選擇哪一個？你也不妨猜猜，天命最後的答案是什麼？經過仔細思考之後，我選了設施簡陋的第一個工廠，因為它具備開廠最重要的特點：人氣旺盛，車水馬龍。其實看租地

的風水與看人一樣，同樣需要「度身訂做」。這位客人的工廠以人力勞動為主，需要旺盛的人氣相助。第一個工廠恰好具備這個優勢。

反觀第二個廠房，雖然設施很新，規劃完備，但由於在路的盡頭，而且整個格局感覺像到了死胡同，正是「窮途末路」的景象，所以在我心中馬上扣分。加上旁邊都是機械化的工廠，人氣不夠旺，很難為以人力為主的工廠提供有利的助力。後來天命一問才知，之前此處正是有過以人工勞力主導的工廠，難以維持下去，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四周冷清的氛圍。

話說回來，如果客人本身的工廠並不需要太多人力，甚至幾乎完全是機械化工作的話，只要找到風水條件不錯的地方，即使旁邊全是機械化工廠，問題也不大。所以歸根到底，看風水還是要靈活變通，各取所需。不知閣下的心水與天命是否相同？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學生訂閱報紙

看報紙，現在除了專業研究新聞的人士之外，恐怕是老年人的「專利」了。我家的年輕人和辦公室的同人，大都不看報紙，都是看網上新聞。因為網上新聞更快，有時有最新消息，他們都會奔走相告。他們都不會耐心地翻閱報紙，辦公室裡的幾份報紙，除了我一個人翻閱外，下午便丟進廢紙堆了。

紙媒現已走下坡，報攤上零零落落擺着幾份報紙，也許每天賣不了幾份。報攤現在靠八卦雜誌維持營業，報紙只是點綴。相信各家報紙都已減少印數，有的還只靠「馬經」版維持銷路。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，報紙也已靠評論吸引讀者。可是在香港，報紙的評論影響力卻不大。因此，紙媒的沒落可說指日可待。

現在去茶樓酒館，沒見有幾個人在看報紙，而是人手一機。但也不是看什麼最新新聞，可能是和老友通通消息，或者是研究馬經之類。報紙成為罕見的「物類」了。我們老一輩的，看報紙成為幾十年形成的習慣。早年我主持校政的時候，為了使學生關心時事，提倡早讀時必須閱報，各班級都訂有若干份報紙。現在這個傳統已經逐漸消亡。

時代在變遷，人的生活形式也有更動。人們的生活興趣變化多端，老年人和青少年的思維和興趣的距離愈來愈大。所謂代溝，來得更早更深。

比如早年，孩子們都喜歡依偎着大人們聽聽故事。我們長者就是即興胡謔一些小故事，孩子們也聽得津津有味，從不會找出故事中的破綻和犯駁的地方。現在呢，就是故事講得娓娓動人，都勝不過他們玩電腦遊戲的興致。我們老了，當年吸引兒女們的一套已不適應於孫兒們的需要。我的小孫子已經懂得玩圍棋，而我的象棋都沒有他的精，更勿論圍棋了。我希望能活到四代同堂，因為兩個孫兒女都已經是適婚年齡。可是，曾孫們誕生後，我又能和他們玩些什麼呢？

翠袖 查小欣

關之琳美魔女秘訣

世上沒有醜的女人，只有懶的女人，如果女人肯花時間精神保養容貌和身形，不會醜到哪裡去，相反連打扮保養也懶的女人，美貌不會持久。

關之琳天生麗質，後天注重容貌，肯花大量時間保養，因此年屆五十三歲，皮膚仍奶白柔滑，身形標致如少女。

關之琳沒有浪費上天賜給她的美貌，她致力維美，尤其對肌膚特別呵護，多年來成為她最大的嗜好。

她十多歲便與同學研究護膚之道，曾經自製蛋白面膜，累積多年心得，十分清楚什麼對皮膚有益，什麼會傷害皮膚，每天由早到晚，由晚到早，她都有不同方法護理皮膚。

每晚睡前，她必定將皮膚徹底清潔，用特強卸妝油落妝，再用質地輕柔的海棉清除化妝污垢，然後用洗面掃將小毛孔中的化妝殘跡掃走，再用清水洗臉，塗上眼部精華液和噴上保潔噴霧才塗晚霜。

一覺醒來，未起床她已敷上「活細胞抗皺修護面膜」，專注眼部和臉上細紋的修護，幫助消除黑眼圈和紫外線引致的雀斑。所以她牀頭櫃上必放了面膜和眼膜，方便隨時躺在牀上伸手便取得。讓皮膚吸足夠營養後，便淋一個溫水浴，但會讓溫水碰到面龐，因溫水會令

面部毛孔變粗，洗臉她只用室溫水。

如果當天晚上需要工作或出席重要約會，更會加倍護理，為要顯得更明艷照人，她會洗去日間的化妝，然後敷上營養面膜四十五分鐘，皮膚充滿光彩。

賦閒在家，她也為護膚而忙，定時用磨砂膏去面皮上的死皮，作深層護理。每星期替手和腳浸巴拿芬蠟，以滋潤手脚皮膚。就是看電視，她也會利用時間，用護手霜按摩雙手，保持雙手永遠嫩滑，所以看電視的位置必長期備有護手膏。看報紙或雜誌時，會預備濕毛巾抹手，免沾染細菌，令皮膚受感染。

關之琳對皮膚無微不至，皮膚又怎可能不美。



■有大美人之稱的關之琳，對皮膚護理是很有研究的。

百家廊 袁星

鳥緣，非緣

(下篇)

養過一次鴿子。鴿子太小不會啄食，母親縫了一個細長如手指的小布袋，把糧食泡漲了一點點塞進去，再學着大鳥的樣子把袋口遞到鴿子嘴前，等牠試探着把喙伸進去搶食。感覺那樣的糧食太涼太硬，我常把糧食含在嘴裡溫潤一會兒，再擱起嘴湊上去，讓鴿子把大半個頭伸到嘴裡取食。無數次餵食，鴿子長大了；幾經寒暑，繁育成群。卻在村裡一次無意的毒殺中死亡過半，剩下的也陸續驚慌逃離。

到山上放羊、拾柴，常見山戶門瀟瀟穿梭，對牠的傾慕，幾乎令我癡狂。終於在一個被當地人稱「小山門」的懸崖縫隙裡捉到一隻，帶回家養着。恰逢假期，一天到晚溜出去給牠捉蟲。捉了蟬、螞蚱，自己捨不得吃也得留給牠。蛾子、菜蟲、蜻蜓，再難捉也捉。為了給山戶門改善伙食，頂着烈日，大中午跑到荒嶺上找尋一種類似壁虎的小蜥蜴，然後殺死碾碎給牠吃，直餵到牠可以任意飛翔，只要我打個呼哨，便從野外飛回。

可此後不久，卻被村裡一個嫂子悄悄捉了去，剪去翅膀上的羽毛，給她孩子當了玩物。等我找到山戶門，牠的一條腿已經斷了，大吵一架才奪回來。包紮好傷腿，我把牠重新放歸山野，一連幾次，山戶門都癢着腿跑回。直到有一天，把牠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。山戶門的不捨離去，喚醒了積存內心深處的無知。回到家，心裡矛盾了很長一段日子，希望牠再次出現，又不願見牠再次回來。不忍忘記，又想徹底忘記。

在村子周圍築巢的鳥，我幾乎都捕捉餵養過。捉來時欣喜，逃逝後悲傷。即便那些主動放生或獨自飛逃的，估計絕大多數都將會因不懂取食和躲避天敵短命而亡。

最初因喜歡，覺得鳥兒漂亮、好玩；後來是想保護牠們，認為野外不夠安全。可捉到家中囚養的鳥兒，美饌早已不再，即便在，安全反已不再。捉了那麼多次鳥，不管出於何種心態，剩下的都不是想像中那種美好，而是一個接一個被針扎般的悔恨。內心的愧疚，就像抹不去的影子，時常暴露在本該明媚的陽光下，陰影了童年的諸多回憶。

捉鳥、養鳥那麼多年、那麼多次，與鳥兒們該是有緣的，偏偏卻不能算作一種緣。雖然從無惡意，甚至主要是出於善意，給鳥兒們最終帶來的，卻是與願想完全不同的傷痛和離別，或者死亡。

很多個夜晚，在夢中遇到鳥兒，在矛盾中掙扎，一直盼着牠們自由幸福地生活在藍天

大地間，展示牠們的靈動和美麗。卻在私心的擁有和內心的對錯糾纏中被牢牢困住，困到突然驚醒。大概半個月前，就如以前一直不知道名的黑木佛子突然獲知叫大捲尾一樣，我又把只知道俗稱的鳥兒查出來三種。

一天夜裡，莫名其妙地失眠了，莫名其妙地想到鳥雀們。那些不知道名的鳥兒，稱呼起來很是不便。於是我第N次在手機上輸入「河溜串子」、「搖掣糶子」、「石榴紅」，搜來搜去若干次，依然沒有結果。於是，我開始搜常見鳥雀的圖片，想通過瀏覽獲取其中某種鳥的照片後查找其名，事實證明這種方法也沒有效果。沒法睡着，閉上眼睛和睜着眼睛一樣，與其苦苦想法入睡，不如乾乾繼續搜索些感興趣的東西。

突然想到，既然搜索鳥兒的俗稱找不到牠的名字，搜索鳥兒的特徵呢？興許能碰到其圖片呢？於是開始依次搜索「行走時尾巴左右搖擺的鳥」、「翅膀上有兩個白點的鳥」、「全身綠色體型很小的鳥」，一個特徵不行，再加一個特徵，居然找到了令人驚喜的圖片。

通過圖片和視頻對比，第一個找出的是當地稱「搖掣糶子」的鳥，牠的名字應叫「山鵪鶉」。叫鵪鶉的鳥分很多種，有的羽毛顏色以白和藍色為主，喜歡在河溝中或溪邊覓食，尾巴上下擺動。這種鵪鶉鳥我們這兒也有，只是數量不多。記得別人給過我一隻，好像養的時間不長就飛逃了。我個人更喜歡尾巴左右搖擺，羽毛黑白綠灰相間的山鵪鶉。不過，查閱資料得知，這類鳥禁止捕捉。在一些售賣鳥類的網站裡，也都沒找到牠的售賣價格。

那晚，我搜索出的第二種鳥叫「北紅尾鵪鶉」，就是當地俗稱「石榴紅」的鳥。只看圖片我就確認了該鳥就是小時候經常捉的那種鳥。從資料中獲知，這類鳥並不稀缺，而是分佈較為廣泛的一類鳥。在鳥市上能夠買到，也沒被明確列入保護鳥類之列。這種鳥雖然比麻雀漂亮得多，在我老家那個地方，出現得也比較晚，卻並非稀缺品種。

當地稱河溜串子的鳥，多半該叫「繡眼鳥」，只是我還不敢太肯定。網上繡眼鳥的鳥巢照片，和老家那邊的河溜串子的一樣，鳥兒也是體型不大、通體綠色，只是眼睛周圍的白圈與本地的河溜串子的不太一樣。河溜串子眼周圍的那圈羽毛沒有繡眼鳥顯眼，這也許是地域差異導致的，但畢竟有明顯區別。懷疑歸懷疑，估計「河溜串子」與

繡眼鳥距離已經很接近了，有可能就是繡眼鳥中的一個變種，或者就是繡眼鳥中的一種。

在網上，我看到過一位費縣吧友一年前的帖子，他發立等求助帖，急問當地被稱作「黑幕佛子」的鳥到底叫什麼名字。從鳥名讀音、不算詳細的特徵描述和距離我老家不遠三個因素判斷，跟我曾經一直稱呼的「黑木佛子」應該就是一種鳥。我發私信告訴他，這種鳥叫「大捲尾」。回答與詢問帖間隔過久，也不知他是否還回頭關注，更不知他收到沒有。

許多鳥名，我都查過不止三五次了。一個不眠之夜，我意外查到了三個自認為不可能查到的鳥名，心中狂喜。最想知道的「山戶門」叫什麼呢？輸入多項特點，只查到一種叫烏鶉的鳥。看上去有些像，有的地方又完全不同。至少，山戶門的嘴巴黑灰色，照片上烏鶉的嘴巴色黃鮮亮，羽毛色澤似乎也各不相同。關鍵是感覺不太像，仍然無法確認。

很多年前的某一天，當我真正明白了鳥兒只有在野外才最安全最美麗，捉來的鳥沒有一個有好結局後，就再也不捉了。十幾、二十年過去，老家那邊的鳥兒還在，品種則更換了不少。偶爾有小鳥誤闖院中，我都不准兒子捉。告誡他媽鳥鳥爸看不到孩子會傷心的，就像他走丟了我們會心痛難過一樣。每說服兒子放歸小鳥時，他的眼神裡都還滿是依戀，但嘴上的態度和行動卻是異常堅定的，小手一送，送鳥兒回家。

鳥是屬於大自然的。切莫再捉了，食肉和囚養皆然。讓牠們回歸吧，與人類為鄰為友一代代生息繁衍下去。鳥兒的生死，有牠的宿命，倘若人為去干涉，就等同於霸道無理的變相殺戮。消亡一隻鳥命，也是一條無辜的命。生命，本無大小貴賤之別。



路地 湯禎兆

孩子的聯歡會

聖誕聯歡會能看得到各家長對孩子的態度，不多不少也反映出小孩的發展與家長的教法密切相連，學校也不能左右多少。

先說在前面，孩子的幼稚園是傳統活動教學，有吸納不同的活動教學法，屬全日班。初班主要教自理能力和秩序，K2以後課程跟從教育局指引，學科中英數的比例會加強。但由於是全日班，學校各級學生也互相認識，低年級生也能叫得出高年級生的名字，活像大家庭。在學校裡，孩子要自己執拾碗碟、處理功課，但也有較長時間玩樂及做運動。

這類學校的家長大多要求「開心」，不太緊張成績，偶爾有家長要求課程可以更深，但大部分家長主要想孩子快樂沒壓力，且懂得管理好情緒和社交。所以看得出孩子都頗成熟，師生相處亦很親密。對在職父母來說，學校簡直是令人安心的救星。

但縱使學生長時間在學校裡，父母的角色還是絲毫沒變——依舊極其重要。班上有一個非常沉靜的學生，身體看上去也很虛弱。經過學校三個月的照顧，胖了一點，但頭

髮還是不多，且有點蒼白。從暑假的親子班至聖誕聯歡會，家長們只見過一次。今天是第一次見到父母和孩子一起，我發覺到那位媽媽對孩子的要求非常高。孩子不肯跳舞時，媽媽竟然罵她，說她懂的為何不跳，而手上的相機亦準備好，她活像一個導演，十分不滿演員的表現。

在完全沒有競爭氣氛的一所学校裡，媽媽也如此，我不知道將來她還會給孩子多大壓力。有時候父母會因為孩子過人的表現而得意忘形，亦希望與其他人分享，無論是跟其他競爭中的家長，還是純粹表演給親友等。手機的流行令這樣的處境更頻繁出現，現在的孩子和手機、相機一起長大。

一遇上快樂的時刻，我們總自動自覺地高舉手機，有些孩子喜歡，有些則非常抗拒——我的孩子有時候會敷衍地笑，反而叫我自己省，自己也不喜歡常常被拍，孩子也應懂得傳基因吧。無論如何，科技的改變確實造就了我們對小孩有更多不必要的期待。

看到那位媽媽，雖然不能做什麼，但登時想起要更加自省。父母就是孩子的世界。

鵬情 趙鵬飛

憶曾敏之先生之「三忘」

周末在家整理書架，偶然翻到《小言〈黃帝內經〉與生命科學》，此書是南懷瑾先生在太湖大學堂講授《黃帝內經》時的講座結集而成。忽而憶起前年一月三日以九十八歲高齡仙去的曾敏之先生。時若流水，曾先生竟已仙遊整整兩年。六年之前，他位於廣州黃花園的家中，聆聽他人生故事的場景，瞬間都湧在了眼前。

彼時是二零一一年秋天，羊城廣州尚是暑熱難耐。帶着一束清淡雅致的薰衣草，我和同事顧一丹，叩開了曾敏之先生的家門。歲月磨礪，民國名記的英姿雖已老去，但年過九旬仍才思敏捷，對答如流的清晰感，讓我們兩位後輩頓生敬佩之心。

曾老一生跌宕多姿，民國時，因獨家專訪周恩來而寫就的長篇通訊《十年談判老了周恩來》，令其供職的《大公報》一時洛陽紙貴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，他再次赴港擔任《文匯報》領導職務，從事評論、新聞、副刊等工作。港英時期的香港，中國傳統文化備受歧視，曾老廣泛聯繫海內外著名作家，羅致大量優秀作品，不但令《文匯報》的副刊大放異彩，也促成了香港文聯的快速發展。

晨昏顛倒的文字生涯，也讓曾老對職業操守

的信仰愈老彌堅。在那次採訪快要接近尾聲，他勉勵我們兩個後輩，要堅守本真，用好手中的筆。「我們現在的媒體出了很多假新聞，喪失了新聞道德，這樣是不行的。孟子說，人生下來應有良知、良能。很多作家、知識分子都講到這句名言。敢說真話的人不多，這也有很多原因，是歷次運動裡得到的教訓，要明哲保身。長久下去，就會閉目塞聽。我們應該開放言論，讓下情能夠上達。有為的政府是不應該怕諛言的。」

「三十年改革開放，我們的國力有很大發展，這是很大的成就。但現在，我們的社會道德有很大問題，連醫德都有問題。我朋友的兒子去醫院開刀，竟有三六九等的開價。現在的社會缺乏誠信，你看，連食品安全都有問題。要恢復誠信就要從中國傳統道德做起。連在香港，亦有人反對推行國民基礎教育，國民基礎教育其實就是公民教育，如何做人，如何認識國家，這是基礎教育，而反對的人說這是「洗腦」，這個名詞實在是詆毀國民教育。我在《文匯報》工作了十年，一直宣傳文化，在香港我不知道寫了多少宣傳文化的文章，就是要從這方面民心規訓。」

時間過去數年，曾老的話句句不曾過時。

採訪之餘，我們也順道請教了他的養生之道。他笑談他的一生有「三忘記」：忘記年齡、忘記比較、忘記恩怨。

所謂「忘記年齡」：好處就是不會感覺到自己老了，沒用了，我覺得我每過一天，便要完成那一天的事情。很多人問我年齡，我說你覺得多少歲就是多少歲，這讓自己在想不想老化的狀態，覺得還有時間做事情；所謂「忘記比較」：人比人，氣死人，不要跟別人比較，要有自甘淡泊的人生觀；所謂「忘記恩怨」：人生總有恩恩怨怨，大大小小都有。幾十年裡，如果我是總是記着什麼人整過我、負過我，那就會夜不成寐。

曾老亦笑言，除了「三忘記」，他也信守老健、老伴、老本、老友、老趣這「五老」之道。綜合起來論述，便是要身體健康，有一定積蓄與財力，要有自己的朋友圈，還要有生活情趣。在他的住處，有音響、有書籍。閒暇時，他會聽聽音樂、看看電影、看看書，有時間也會出去走走、四處遊玩。

曾老說，這輩子他最大的恨事就是老伴過世了二十年。老來無伴，頗為寂寞。斯人已逝，天上人間。想必曾老這唯一的憾事終於可以得到彌補。